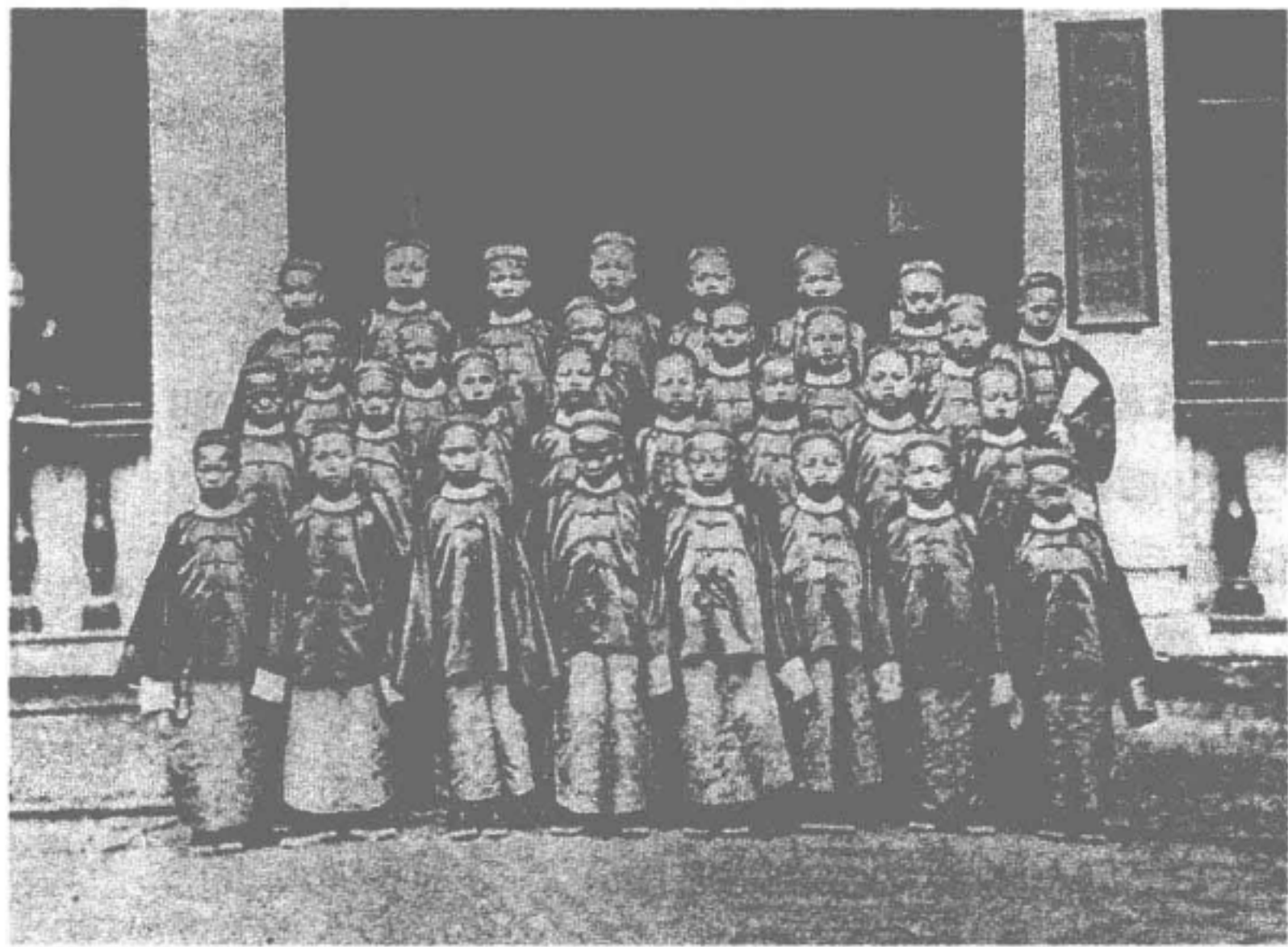


容闳与中国幼童留美

◎高宗鲁

1828年1月4日（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容闳在广东香山县（今珠海经济特区）出生，19岁时的容闳，跟随他的初中老师白朗牧师（Rev, S, R. Brown），由广州黄埔港乘帆船出发经过非洲好望角，历经98天，于1847年4月（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抵达了当时只有25万人口的纽约市。^①



1872年第一批赴美留学的30名学生启程前在上海合影

容闳于1854年（咸丰四年），得耶鲁大学文学士学位（B. A.），1876年（光绪二年）被耶鲁大学再颁赠名誉法学博士（LL. D.）。中国留学生留学美国大

^①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 Y. 1909), 第21—23页。此为容闳之自传，由纽约 Henry Holt and Company 出版，容之书出版后一年多，容遂去世。日、中译本至少有三种之多。最早中译本是徐凤石、恽铁樵译，书名是《西学东渐记》，1915年商务出版。以下中译本称《西书》，第14页。

学，并获得上述两种学位者，均由容闳首开先河。

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倡导幼童留美，并派出“大清幼童出洋肄业洋局”（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ssion, 1872—1881）驻节康州哈德福城（Hartford），由正副“委员”主其事者即陈兰彬、容闳二人。该局120名幼童的来美，是中国政府官费留学生派遣之创举。回顾百余年来，中华莘莘学子，辛勤学习，负笈美邦，对中国追求现代化有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承先启后，饮水思源。本文特对容闳与留美幼童分别阐述如下：

一、容闳的生平与时代

容闳在七岁时，曾入澳门教会学校开始学英文。当时，其父不过希望他能“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生活糊口，并无何种远大抱负。后来，他随他初中老师白朗牧师来到美国，这也是一种机缘巧合。容闳的老师，是麻州孟松学校毕业，后毕业于耶鲁大学，然后耶鲁又颁赠给他名誉法学博士。容闳于1850年，毕业于孟松学校，时年22岁。1854年，以26岁毕业于耶鲁大学，然后耶鲁又颁赠给他名誉法学博士，一路走着他老师的脚步。当然，容闳的成就是他自己辛苦得来的。

今日学子来美，有例可循，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志向有所成。而100多年前容闳抵美情况迥异，且困难重重。

容闳于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抵美入麻州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4月15日，他写信给在美国的美国卫三畏牧师（Samuel Wells Williams），其中有下面一段话：

我写此信有一重大原因，仁慈热诚如你，而你的协助将影响我终生至巨。此一重大事项，即我恳请你给我哥哥容阿顺（Yung Asum 笔者译音）觅一工作，此为我最渴望者。

另一要事即请你向我伯父容明诚（Yung Ming Cheong 译音）面前求情，请他准我多留美国几年。我做此请求，目的是希望能受高等普通教育（Liberia Education），而将来有最好的机会端在我现在能否留下来。这样，你必了解，我将无法照顾母亲、哥哥及姐姐。当我离开中国时，我答应他们两

三年内，我一定回来。

众所周知，中国人充满偏见，因而坏事。他们无法如你或其他开明人士来观察事物，他们反对受教育的好处，他们在脑海中满是迷信和无知。

因此，假如我必需留下，我请求你和我伯父商谈，尽力使他相信，我再多留在此地几年，受了教育之结果。请尽力说明一个美好的远景，为什么知识会增进幸运，我以后的日子会怎样，如果我还活着的话。请你先同他讲好，然后才有向家母进言的机会。如果我哥哥有了工作，则我留下的情形较易，而且也可资助我幼弟去读书。^①



美国漫画中的中国
学生在美留学情形

^① 1849年4月15日容闳致卫三畏(S. W. Williams)牧师，英文未刊信稿，现藏耶鲁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YSML)。

1850年（道光三十年），容闳如愿以偿地进入耶鲁大学。初入大学的滋味，对容闳是新奇喜悦也很辛苦。他在该年圣诞节，写了一封长信给卫三畏博士，其中提道：

大学生活对我会较轻松些，如果我在入学前有较佳的准备。在我来耶鲁前，我仅有一年半语文准备。当我问及其他同学时，我惊异地发现，我大多数同学至少念过三年语文，甚至有的念过六年语文，这就是学业考试成绩大有区别之原因所在。

享受大学生活，我想必需具有坚强的意志，要有不屈的精力和锲而不舍的学习态度。

我非常高兴我的母亲见到你，特别是她情形很好。我收到的上封信也是唯一的一封，带来一点消息，她告诉我我哥哥去世的消息，和她自己的近况。那封信使我两周遑遑不安。

我不顾一切决心上大学，现在要全靠你，请告诉我那些消息是否正确？这样，对我现在也是一个解脱。务请告诉我全部真相！我有时会想到干脆放弃，就已有的教育回中国去，去照顾我相依为命的母亲。

阿宽（笔者按：指黄宽）已抵苏格兰，在此我感到异常孤单。现在无人对我说中文，我很快在忘记中文，尤其是写古文方面。当我离开中国时，没有想到会留下来读大学。因此，我没有带任何中文书籍。现在我随寄书单一纸，请替我采购寄来。^①

容闳远适异国，思亲使他忧心忡忡。以一个耶鲁一年级学生，很怕忘记中国文化。因此他请卫三畏买了一些中文书籍，特别写明要1851年（咸丰元年）及1852年（咸丰二年）的中国阴历月份牌。今天我们在康州看到的容闳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的日记，他每天的日记一边是西历纪元，一边特别注明中国阴历年月日。^②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仍可看见当他毕业时，给美国同学写下的中文格言，并翻译成英文，其中有：

① 1850年12月25日容闳致卫三畏牧师的信（YSML）。

② 容闳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日记，现存康州州政府图书馆。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A Great Man never forget the heart he had when a child)。

有志者事竟成 (Where there is the will the work is effected whatever it may be)。

其他尚有“和为贵礼之用”及“手拈一官笔，到处不求人”之句，这些使我们了解容闳的早期思想发展。

1852年(咸丰二年)，容闳已在大学三年级，他在该年12月30日，写信给卫三畏说：

请将美金25元寄给我母亲，假如她还活着的话。或则她已去世，我怕也已去世，因为我整整一年没有收到她的信；则将此款，给我兄弟们平分。我急于见到我母亲，这是造物者给我最大的希望，我有信心，也将得救！

如果我能活到1854年(咸丰四年)夏天，我将得到B. A. 学位。然后我将回国，再去考虑我的工作。

关于我的工作，我尚无决定。但有一事可确定，我将去学农业化学，也可能去学医学和外科。对于一个决心对国家效力的人来说，各种不同学科，都是一样重要。分门别类，因此实在难于抉择。^①

1854年(咸丰四年)，容闳终于顺利在耶鲁毕业，对于求学，他有生动的描绘：

余之耶鲁大学，虽尚无不及格之学科，然在教室受课，辄觉预备工夫，实为未足，以故备形困难。盖一方面需筹划经费，使无缺乏之虞，一方面又需致力所业，以冀不落人后也。

予在二年级时，自惭分数过少，至不敢向教员探询，私意或且降级，幸英文论说颇优，第二年第三两学期，连获首奖，故平均分数，犹得以有余补不足，自经两次获奖，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然余未敢略存自满心。

予于1854年毕业，同班中毕业者，共98人，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实自予始，以故美国人对予感情至佳。时校中中国学生绝无仅有，

^① 1849年4月15日容闳致卫三畏(S. W. Williams)牧师，英文未刊信稿(YSML)。

易于令人注目。^①

容闳于1854年11月13日，由纽约市东河起航，乘坐一艘重一千多吨的帆船，航行154天，经好望角到达香港，这已是1855年4月之时了。

在去国八年，年方26岁的容闳，终于学成归来，不幸正逢中国内战方殷。洪秀全已定都南京两年，与大清北京政权分庭抗礼，使他也无所适从。

在容闳回到广州的第一个暑假，正赶上两广总督叶名琛以“与太平军三合会通”为由，在广州镇压暴乱，而大开杀戒。叶“出极残暴之手段以镇压之，意在摧残方茁之花，使无萌芽之患也！统计是夏所杀，凡七万五千余人，以予所知，其中强半，皆无辜冤死”！^②

这是游子他乡，八年归去时，对祖国的初次震撼恐怖印象。

在1855年到1862年的七年中，有美国“学位”而无中国功名的容闳，是求职不易。这段时期，容闳曾去太平天国出谋献策未成，倒是由太平军占领区，替英商购茶颇多，所赚不赀。直到1863年（同治二年），他经友人推荐，曾国藩派他赴美国麻州采购机器，是为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始源，容的事业也有了新的起点。第二年，太平天国覆亡，大清政局渐趋稳定，亟谋应付变局，拟行富国强兵之道。

1868年（同治七年），中美两国签订了《浦安臣条约》（*The Burlingame Treaty*），其中第七条：“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需照相待最惠国人民一律优等”。这就是129年前，美国政府给予中国学生在教育上的“最惠国待遇”（MFN），这是深具历史意义的事，这也是造成幼童留美的大气候也。

二、留美幼童的派遣

关于幼童赴美留学，当然不能全归功于容闳一人，但没有容闳，中国幼童可能是不会去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留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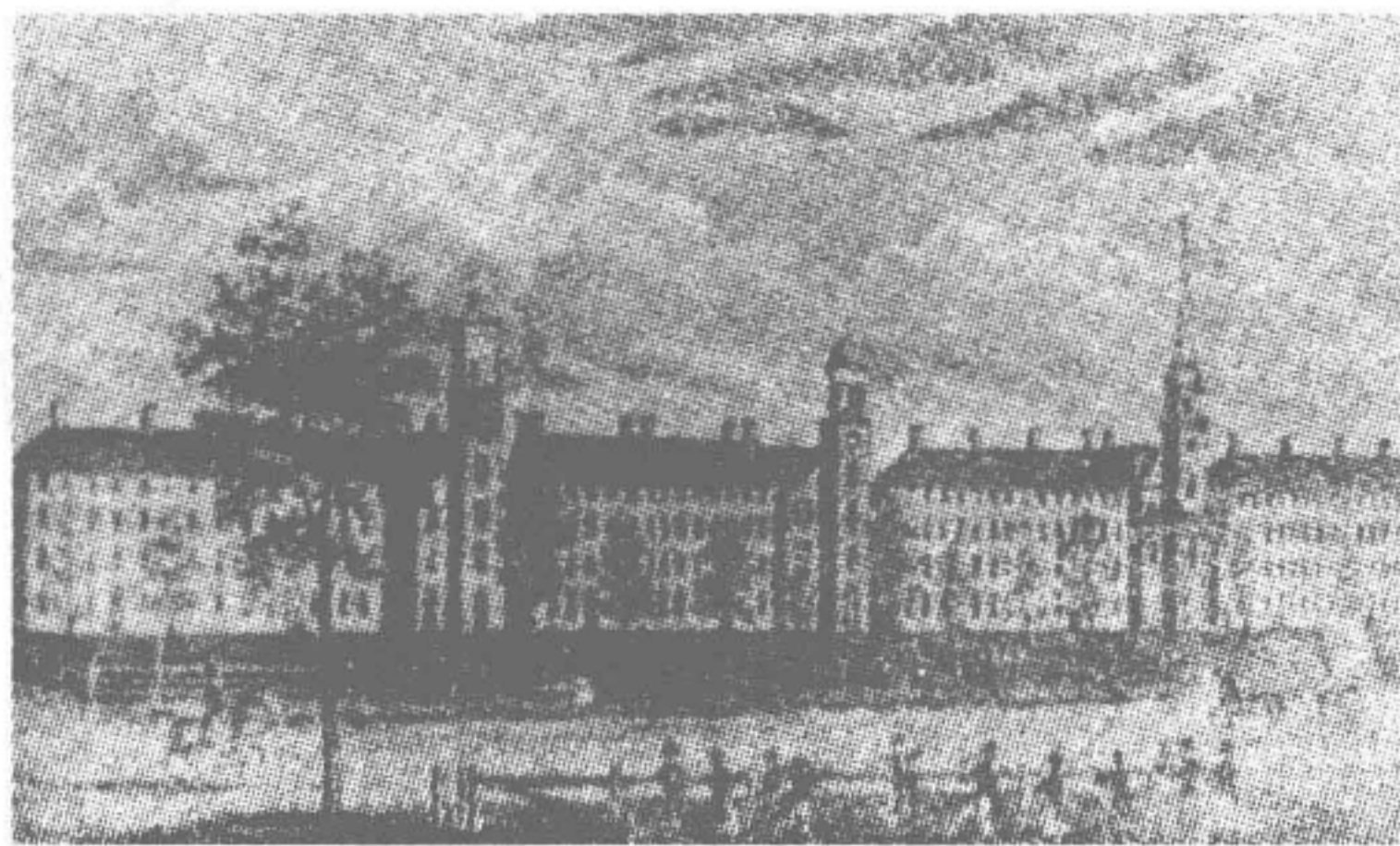
容在其自传中写道：

① 见容英文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以下英文本称MLCA）第37—40页，引文见《西书》第24—26页。

② MLCA第37—40页，见《西书》第35页。

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快快不乐……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划大略于脚中矣。

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意以为之。溯自1854年毕业之时，以至1872年中国有第一批留学生之派遣，则此志愿之成熟时也。^①



容闳就读的美国耶鲁大学

此一伟大计划的本末，可由1871年（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曾国藩、李鸿章的奏折中明白读到，其中有下列数段：

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攻图自强。

西人学求实际，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

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遭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窔，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

在同一奏折中，曾、李提议：

205 拟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30名为率，4年计120

^① 见容闳 MLCA. 第41页，见《西书》第27页。

计 120 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国肄业，15 年后，按年分起，俟次回华。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 30 岁上下，年方力强，正好及时报效。

至于通计费用，首尾 20 年，需银百二十万两……分析计之，每年接济 6 万，尚不觉其过难。

总之，图事之始，固不能予之甚吝，而遽望之甚赅，况远适异国，储才备用，更不可以经费偶乏，浅尝中辍。^①

又，在《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中，特别明订幼童回华时，由驻洋委员胪列各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带官阶差事。此系官生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及私自先回，遽谋别业。^②

曾、李奏折经批准后，容闳立刻于 1872 年（同治十一年）2 月 17 日写信给他的老师当时的耶鲁大学校长波特（Noah Porter）博士，容的英文原信有下列三段：

中国政府决定派遣幼童赴美接受完整教育，以备将来在中国政府各部门服务。

中国政府要求我们完成的使命是他们（指幼童）将来要学习军事、海军、医学、法律及土木工程，以便进入政府服务时，他们充分具有对化学、物理、地质及天文的知识。



在促成中国学生留美一事中起主要作用的容闳

① 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1871 年 9 月 3 日）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二，叶 46 下），见《洋务运动文献汇编》二，（1963 年，台湾世界书局印），第 153—155 页。

② 即在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折中，见《洋务运动文献汇编》二，第 156 页。

他们不得入美国籍，或留美不归，也不得中途退出自谋他业。因为他们是官费学生，正如西点军校及海军官校学生对美国政府有应尽的义务一样。^①曾、李对管带幼童赴美人选是很慎重的，在他二人之奏折中说：

伏查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所有携带幼童委员，联络中外，事体重大，拟之古人出使绝域。虽时地不同，而以数万里之遥，需之20年之久。非坚忍耐劳，志趣卓越者，不足以应是选。

结果翰林陈兰彬被派为“正委员”，而曾、李认为容闳“前在花旗居处最久，而志趣深远，不为习俗所囿。同治二年曾派令出洋购买机器，该员练习外洋风土人情，美国尤熟游之地，足以联外交而窥秘钥”^②。故特派为“副委员”。

虽然容为“副委员”，但他对幼童之派遣及撤回，却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根据此一计划，录取幼童先送上海“幼童出洋肄业局”学校学习一年，考试及格派赴美国康州哈德福城之“出洋肄业局”，再由该局分发各地区美国家庭中寄宿，同时入校读书，取“生活”、“教育”之合一。各生留美15年，包括毕业后之在职训练，共四批前后20年。预算是中国官银120万两，每年预算按当时汇率，约合美金10万元。

表1 幼童出洋肄业局经费预算表^③

项目	银 两
正副委员（二）	薪水每月 450 两
翻译（一）	薪水每月 250 两
教习（二）	薪水每月 160 两
公费（包括医药、信资、文册纸费）	每年 600 两
成员来回川费	每员 750 两
幼童来回川费及衣物等	每名 790 两
幼童驻洋束脩、膏火房租、衣服食用等项	每年计 400 两
每年全洋局费用	计库平银 6 万两
20 年为期	共银 120 万两

① 1872年2月17日，容闳致耶鲁大学校长 Noah Porter 未刊信稿，YSML。

② 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1872年2月27日）曾国藩等折，见《洋务运动文献汇编》二，第157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二，页四十六下，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曾国藩、李鸿章奏。

清廷在 1872 年（同治十一年）到 1875 年（光绪元年），4 年中共派出 120 名幼童生，官费赴美留学。在全体学生中，最幼者 10 岁，最长者 16 岁，平均年龄是 12 岁半，以籍贯论以 84 名广东人占总名额的 70%，而满清贵胄无一应募。

1872 年 8 月 11 日（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詹天佑、梁敦彦、蔡绍基等 30 名第一批幼童赴美。

表 2 留美幼童籍贯分配表

年代 籍贯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小计
	1872	1873	1874	1875	
广东	24	24	17	19	84
江苏	3	2	7	8	20
安徽	1		1		2
浙江		4	3	2	9
山东	1				1
福建	1		2	1	4
合计	30	30	30	30	120

资料来源：徐润《徐愚斋自述年谱》民国十六年刊，第 17—23 页。

表 3 留美幼童抵美年龄分配表

年代 年龄（岁）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1872	1873	1874	1875
10	2		4	1
11	4	3	3	2
12	3	3	15	11
13	7	12	6	11
14	10	10	2	4
15	3			1
16	1			
抵美平均年龄	13 岁	13 岁	12 岁	12 岁半
返华平均年龄	23 岁	22 岁	20 岁	19 岁半

资料来源：徐润《徐愚斋自述年谱》民国十六年刊，第 17—23 页，四批学生均于光绪七年（1881）撤回，故第一批学生留美 10 年，第四批留美 7 年。平均年龄均用统计方法推算为 12 岁半，又第二批有学生两名年龄不详。

幼童由陈兰彬、容闳领队，由上海出洋赴美留学。同行者尚有“汉文教习”二名，及“英文翻译”一名，他们乘“明轮”式轮船，横渡太平洋，再乘刚通车不久之铁路，横贯美国大陆，于9月22日抵美国麻州春田城，后迁康州哈德福城寄宿攻读。

诚如曾国藩、李鸿章当年所谓：“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

在1872年中国幼童看到的美国，只有37州，全国人口仅有4100多万人。他们求学所在地的康州，全州也不过53万余人口。当时在美的华侨已有6万多人，多系刻苦耐劳的“苦力”。幼童们，是中华民族第一批赴美的莘莘学子，以后事实证明，他们也是优秀的留学精英，终不负中国的期望。

中国幼童留美期间，适逢美国在工业科技上有重大突破之际。

1876年（光绪二年）贝尔发明电话。1878年（光绪四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1879年（光绪五年）爱氏又发明电灯。这些，使他们对科技，享有启发性的认识。

在1876年（光绪二年），全体中国幼童参观在费城举行的“美国开国100周年世界博览会”时，他们亲眼目睹许多美国科技的展品。清廷也在会中设有“中国馆”展出中国18省的特产。中国幼童课业成绩，也在大会“教育馆”中陈列展出。他们应邀出席了特别总统茶会，美国总统格兰特（U. S. Grant）将军亲自莅会，并与每一位中国幼童握手致意。^①

在经济方面，当他们到达美国不久，1873年（同治十二年）美国已出现经济恐慌，情形直到1879年和1883年才恢复。

在教育方面，幼童抵美前的1870年（同治九年）美国公立高中只有500家，到1900年已增至6000家。中国幼童抵美时，伊略特（C. W. Eliot）正出任只有1000名学生的哈佛大学校长，几乎就在那10年，他把哈佛学生增加到4000人，教授由60名增加到600名，而且奠定该校杰出的学术地位，此事影响美国国运至巨。

在政治方面，1872年（同治十一年）首批幼童抵美时，正是美国总统大选火热之时，他们目睹当时有七位总统候选人逐鹿白宫宝座，结果内战英雄格兰特当

^① 见康州1876年8月26日 *Hartford Evening Post*, 4: 4。

选第十八任美国总统。中国幼童对美国民主政治的运作是有亲身体会的。

在1872年至1881年的漫长九年中，中国幼童在课堂里，在球场上，乃至在舞会中，在划船大赛时，均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他们打棒球，划船，露营，滑雪，上教堂，骑脚踏车，参加舞会，结交美国女孩，乃至脱下长袍马褂，穿上西装皮鞋。这些事在北京政府“顽固派”、“守旧派”眼中，已被视“大逆不道”。

当1872年首批幼童赴美之际，中美外交关系尚未“正常化”，美国派有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 Low）常驻北京，中国却无使节驻在华府。

当陈兰彬、容闳分别以“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驻节康州哈德福城，比较1877年中国第一位外交公使郭嵩焘出使英国还早五年，故该局实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常设机构，除管留学幼童外，也兼管美国、古巴、秘鲁之外交华侨事务。

1874年李鸿章拨款美金4.3万元在哈城柯林斯街（Collins St）352号，建造华丽楼房一座，可容75人住宿，设有餐厅教室。

1878年（光绪四年），陈兰彬、容闳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美、日（西班牙）、秘鲁三国正副使臣（公使）。1878年9月28日，陈、容二使在白宫向美国总统海斯（Hayes）呈递到任国书，中美邦交继幼童派遣留美而开始“正常化”。

三、容闳的事功

1875年（光绪元年）及1876年（光绪二年），这两年对容闳来说正似中国人常说的“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可算他一生最幸福的两年。

1875年（光绪元年）48岁的容闳与康州世家之女玛丽·克洛（Mary Kellogg, 1851—1886）结婚，主持婚礼的是容之好友杜吉尔牧师（J. H. Twichell, 1838—1918）。

杜牧师在1875年（光绪元年）2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我的好友“肄业局”的容闳与康州爱文（Avon）城的玛丽·L. 克洛小姐结婚了。

他们是在一年前订婚的，克洛小姐在她家中教过两位中国幼童。他们的结合已引起许多议论，有人持怀疑态度，有人竭力反对，也有人（像我一样）

高兴于这桩婚事。我只希望，这项婚姻不会有碍容闳在中国政府的事业和前途。

在过去，偶尔围炉闲谈时，我与我妻每向容闳提及结婚之事，他总回答我们说：他不想和中国女人结婚，但也不信会有美国女人愿意嫁给他。我们总是提醒他，他的后半段话是不能证明的。

故此次婚事，我们夫妇也有份促成，我们将静观结局如何，如信心常在，其结果必佳。^①

其实容闳在其《自传》中，当其初抵纽约，使其梦想成真时，曾写道：

予之意想得成为事实者，尚有二事：一为予之教育计划，愿遣多数青年子弟游学美国，一则愿得美妇以为室，今此二事，亦皆如愿以偿。则予今日胸中尚怀有种种梦想，又安知将来不一一见诸实行耶！^②

容闳之中美联姻，夫妇均感幸福，但在百多年前的中国，有一个外籍妻室，确是在中国官场之大忌。当时，北京传统之“守旧派”对“肄业局”更大加杯葛，直认为该局之存在乃对孔教对天朝之奇耻大辱也。

就在容闳结婚后的第二年，即1876年（光绪二年），另一荣誉又接踵而至，那就是他的母校耶鲁大学为表扬他对中美文化交流的贡献，特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此事为校友杜吉尔牧师所提名。而在该年的6月10日，容闳的长子出生了。这两年确是他最幸福荣耀的两年！

关于容闳得荣誉博士学位之事，李鸿章在1876年（光绪二年九月十二日）他《复陈荔秋星使》函中有下面一段话：

纯甫函告，美国议院公举品学兼优即德大阿佛罗名号等三人，一美国将军沙满，一英国伯爵临烈，一即纯甫，自谓将来办理交涉事件更可顺手，或则索取存款一事彼可办到。^③

① 高宗鲁译注：《中国幼童留美史》，台北华欣出版社1982年版，第39—40页。《中国幼童留美史》为Thomas E. La 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 Pullman, 1942)之中译本，勒法吉博士英文原著凡176页，为研幼童留美之经典之著，惜原文各章各节无一注解，中文原始资料全无，在高译《中国幼童留美史》中，书中中西年月对照括号及全书注解及文件缕列，表格编制，均由译者增补完全。

② 见容之MLCA，第23—24页，见《西书》第14页。

③ 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八，第26页（光绪三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四年刊）。

此处“存款”，即指中国在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中中国向美国支出的多
余赔款，约45万美金之事，李亟想讨回也。

此处美国“议院”，当系“书院”之误刻，而“德大阿佛罗名号”，即 Doctor
of Law 名誉法学博士之音译也。是年得名誉博士学位者，中英美各一人，而容闳
能与美国南北战争一代名将沙满（W. 丁. Sherman）同台接受此一荣誉，对中国
人而言，是“破天荒之事”，而容闳向李鸿章答应去“索取存款”，即美国多收的
赔款，后来确退还中国。

容闳在1876年（光绪二年）10月写给耶鲁大学校董庄士特（F. B. Dexter）
的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先生：

耶鲁校董会为表扬我而颁赠学位，乃是无比的荣誉，远超过我个人的成
就。做为一个耶鲁子弟我永不会忘却拥有此项荣誉而负有的要求与义务。

我个人接受它，系谨代表中国及中国人接受它。

我个人视为是一项对中国的鼓励，视为是一种国家荣誉，是由世界上最
年轻而进步的国家，颁赠给最古老而保守的人民，它鼓励中国去面向世界，并
学习西方的文学、科学及宗教。特谨向董事会再致谢忱。

容闳敬上^①

由上信看到，容闳是很谦虚为怀的，他同时念念不忘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
翌年2月19日，他给卫三畏博士的信中说：

我们留学生，除却一位病故外，其他都身体健康，学习精进。

我们的新楼即将落成，我们将在3月15日迁入，在4月1日后，任何时
间，我们都欢迎你来参观。^②

在当时容闳对其前景是满怀信心的，可惜世事多变。

容闳婚后有二子，长子容覲彤（Morrison Brown Yung, 1876—1933），取名
纪念他在澳门读书的学校，和带他来美国的老师。次子容覲槐（Bartlett Golden
Yung, 1879—1942），取名纪念他在康州哈城的美国友人。

① 1877年2月19日容闳致卫畏牧师信。（YSML）

② 1877年2月19日容闳致卫畏牧师信。（YSML）

容闳自称：“因余曩曾入籍美国，美国实余第二祖国也！”^①

为什么容闳要这样做？我们找不到文件来解释他的动机。康州纽海汶城法院在《归化日志》上注明1852年（咸丰二年）容闳归化入美国籍，其他别无文件可循。

可是容闳对耶鲁大学“中国文化讲座”的创立、中国图书的收藏是功不可没的。

他在1877年（光绪三年）2月26日给耶鲁图书馆长范南（A. Van Name）首先倡议此事，他写道：

一旦耶鲁决心设立“中国讲座”成为事实，我乐意随时将我个人的中文图书捐赠贵馆。

我深望耶鲁切莫拖延此事，而让哈佛预着先鞭！

由此信可看出，容闳是首倡在长春藤盟校讲授中国文化，并技巧地用赠书向其母校施加压力。

到了同年3月1日，他又给范南先生一封信，全文是这样：

亲爱的先生：

兹寄上目录一份，含40种书，共1237卷，一俟由贵馆接到“中国文化讲座”设立的公函后，此全部书籍将分四箱寄上。

本人仅留少数做参考，（二十四史）一部，属“肄业局”所有，如我自有一部，定当赠送母校。

对此目录，卫三畏博士将会向你提供解说，希望“中文讲座”尽速成立为要。

此事又拖了一年，到1879年（光绪五年）耶鲁大学聘请卫三畏博士出任第一



第三批（1874年）赴美留学幼童唐绍仪（右）与梁如浩（左）在美留影

^① 见容之 MLCA，第158页，见《西书》第93页。

位“中国语言文学”讲座 (Chair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这是中美文化交流重大的一页新章。

容闳在“中国文化讲座”设立后, 于 1878 年 (光绪四年) 5 月 29 日, 由哈城用铁路托运前述的 1237 卷中国书, 并附上四个大木箱的钥匙, 交给范南馆长。他在信末说:

我希望这些书籍会平安到达贵馆, 它们将是一个伟大的中文图书馆的核心部分 (The nucleus of a respectable Chinese library)。^①

今日在耶鲁大学的图书馆中, 我们仍可看到一百多年前, 容闳亲笔写的部分英译目录, 书名中有《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山海经》、《三国志》、《康熙字典》及《四才子书》等。

一个人的事功有湮没之时, 但耶鲁的“中国文化讲座”及中文图书馆, 嘉惠学子并永睦邦交, 至今犹存。

四、留美幼童的召回

晚清幼童“出洋肄业局”, 原来预计在美国培训中国先进人才, 为期 20 年。不料在 1881 年, 全体中国幼童奉召勒令返华了, 由 1872 年到 1881 年, 仅仅九年就因故中断,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 此为一重大转折点。幼童被迫返华个中原因, 可简述如下:

(1) “出洋肄业局”, 由首任“委员”陈兰彬到吴嘉善, 全是中国官僚正统出身, 多是“顽固派”, 也是“守旧派”。容闳本人是耶鲁毕业生算是“自由派”, 也是“开明派”。吴嘉善认为这批幼童, 早已“美化”, 背叛了“儒教”正统。将来再分庭抗礼, 必然使后患无穷。为利益派系斗



留学美国的中国幼童

^① 1877 年 2 月 26 日、3 月 1 日及 1878 年 5 月 29 日三封容闳致 A. Van Name 的信 (YSML)。

争，决心撤退留美幼童，而国家民族“现代化”，早已是其次问题了。

(2) 1878年（光绪四年）5月，中国幼童组成“中国基督归主团”（Chinese Christian Home Mission），要“中华帝国”“基督化”。这对坚持“皇权”至上，及“儒教”至上的清廷，更是抓住证据，振振有辞了。“宗教自由”在120年前的中国是没有的，何况在“太平天国”以后，清廷对耶教思想是“谈虎色变”的。

(3) 1874年（同治十三年）11月23日，美国驻华公使艾朴敏（B. F. P. Avery）向国务院报告，李鸿章曾“探询中国学生可否入西点军校”，结果是中国幼童无一人得入“西点”和美国“海军官校”。而在“海军官校”中，于1872年起，已有日本学生入校，这使中国十分失望。

(4) 美国自横贯大陆铁路完成后，各地排华暴动迭起。1879年（光绪五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严禁华人涉足美土，虽遭美国海斯总统否决，但第二年，1880年中美重修《北京续修条约》，美国已开始限制中国移民数额。这正是下文所引吴嘉善英文“规章”发表之时，中国已不满美国的对华政策，故想撤退幼童。

就中美新约签订前半月，1880年（光绪六年）10月31日，柯罗拉多州丹佛城发生排华暴动，华人颇有伤亡，华人财产更荡然无存。

中美外交关系处于低潮再加上“出洋肄业局”有内部政策及人事之内哄，更使形势急转直下。

原来该局章程中明定幼童：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昂、星等日，正副二委员



1873年第二批赴美留学的唐国安回国后担任了清华学校的第一任校长

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在美国研究幼童留美的原始史料极少，而一张中国政府当年印的英文《规章》，极富历史价值，这张用白纸铅印的英文《规章》大小与今日美国标准信纸一样，是1880年（光绪六年）4月1日中国驻美国康州哈德福城“幼童出洋肄业局”“委员”吴子登所印发的，当时分寄新英格兰州有中国幼童的美国社区，英文《规章》的全文亲笔者中译如下：

规 章

第一条：自今日起，每值暑假。中国各生当全心全力研习中文，练习英翻中，或中翻英。此后，全体各生一分为二，分批进驻哈城本局住宿六周，期满以后，各生始可自由去他处度假。

第二条：在学期间，凡能作文之各生，继续习作，其不能作文者，则需将其英文课业，口译成中文后笔录之。但无论何种程度，每月均需将所作中文课业呈送本局查考。凡按时呈送且成绩优良者，必发奖励，凡迟送者，当处罚金。另外，各生每月有30页的中文功课，必需呈送本局，不得有误。

第三条：本局已编有英文辞句，各字均有中译，并有附英文翻译的《四书摘要》，不日分发各生认真研读。

第四条：本局新编注册簿一份，分送各生，照表填妥，立即寄回哈城本局，俾各生之成绩优劣，学业进度，今后均能有案可稽。

凡不专心学业各生，本局当勒令其退学，并迁送回国。凡已入大学和理工院校者，各生所习专业，当由本局另专案考核之。

凡一切仅适合美国学生而不适合中国学生之学科（如“美国地理”、如“钢琴演奏”、如“英诗写作”等），本局盼中国各生之美籍教师们立刻予以停授。

《费用》

第五条：各生已入大学及理工学院者，自本年4月1起，在六个月内，服装费（包括帽、鞋、内衣）、文具费、车资等均将一次发给，且数目依次如下：

第一年：美金130元

第二年：美金150元

第三年：美金175元

第四年：美金 200 元

第六条：已入初中及高中各生之服装费（包括：帽、鞋及内衣）、文具费、车资将发如下（其中包括每月六元之零用金）：

第一年：美金 100 元

第二年：美金 110 元

第三年：美金 115 元

第四年：美金 120 元

除上开项目外，再有额外要求，一律不予受理。各生再有赊欠，概与本委员无干。本局旧有规章条文，自此一律作废。

第七条：在中学之各生，其每周食住灯油洗衣费，不得超于美金 8 元。如有开支少于 8 元者，需及时通知本局。每值学校较短假期，各生不得离开原住处。不得提用假期生活费，作为旅行开支，和往他地接受美国家庭之食宿招待。

第八条：每值新学期开始前，美国校长及教师需将本学期所需教科书，开列清单，送交本委员查验后，当寄款采购。暑假开始，需将已购用之教科书，全部带来本局，分类审查，以便译成中文。

第九条：暑假各生在本局研习中文时，当严格遵守课业进度，本局规章绝对严格施行。

第十条：凡住康州哈德福城各生，每值周六及周日，必需到局聆听宣讲《圣谕广训》。各生来信，及美国教师有关各生之报告，均请寄下址：

委员 吴子登 (Woo Tsze Tun)

1880 年 4 月 1 日于康州哈德福城^①

本英文《规章》的署名者：吴子登，他原名是吴嘉善（号子登），他是“进士”出身，也是中国最后一位监督留美幼童学业的“委员”。根据《清史列传》说他是“博近中西，精研数理”，吴著有《算数二十一种》（开方术、方程术等），均列入《白芙堂丛书》（此书藏耶鲁大学图书馆）。吴于 1879 年（光绪五年）下半年接任“委员”，上面英文《规章》，即由他发出。细读字里行间，已可看出这位曾任“广州同文馆汉文教习”的“翰林”，已显示对幼童们所受美式教育的不满，对

^① 此英文《规章》为康州 Chinese Students Memorial Society 收藏。

学生自由的生活，已存心大力整顿。在此《规章》通告发出的一年后，全体幼童突然奉北京政府命令全体辍学撤回华了。

1881年（光绪七年）暑假，容闳虽然在美国发动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军（General Grant）亲自写信给李鸿章，另外耶鲁大学校长波特并全体教授签名上书“总理衙门”，仍然无济于事。^①

1880年（光绪六年）年底有关幼童们“近来多人耶稣教门”的消息，已传回北京城，御史李士彬上奏清廷：“请旨……确查洋局劣员，分别参撤，而入教学生，一并撤令回华，免滋流弊。”^②

清廷在“太平天国”动乱以后，岂容西方“神权”思想，向中国天子无上“皇权”挑战，故先向入教“局员”及“幼童”开刀了。

1880年（光绪六年）12月，吴嘉善去华盛顿向中国“驻美公使”陈兰彬报告：“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惟裁撤人，又虑有不愿回华者，中途脱逃，别生枝节”。^③

吴是主张“将局裁撤”，而他所担心的是“有不愿回华者”会“中途脱逃”之事。

1881年（光绪七年）6月8日，“总理衙门”也认为“该学生以童穉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且“已大失该局之初心”，下令“责成该局员亲自管带各童回华，庶免任意逗留，别生枝节。”^④

就在他们奉命回华的前一年1880年（光绪六年），又值美国总统大选。当时有四位候选人逐鹿中原，结果加菲尔（J. A. Garfield）当选第二十任总统。第二年（1881年）7月2日，加菲尔在华府火车站被刺重伤。8月起，中国幼童奉命回华，当最后一批幼童离美前夕，9月19日加菲尔总统因体内弹头无法找到（当

① 见容闳 MLCA，第211—215页。

② 光绪六年十一月十六日（1880年12月17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奏，见《洋务运动文献汇编》五，第249页。

③ 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1881年3月5日）出使美日秘国大臣陈兰彬折，《洋务运动文献汇编》二，第165页。

④ 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1881年6月8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洋务运动文献汇编》二，第166页。

时“X光”尚未发明)，就伤重致死了。全体幼童也经历了民主政治下不可避免的梦魇。

1881年（光绪七年）夏天，中国幼童离美回华时，《纽约时报》于该年7月23日，特以《中国在美国》（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为题发表社论，其中论及：

中国幼童留美计划，在美实施历时10年，以美国观点看，是相当卓越有成就的！

中国幼童均来自良好高尚家庭，而经考试始获甄选。他们机警、好学、聪明、智慧……中国幼童们，除却由书本和教师传授的知识外，也受到美国政治及基督教伦理的影响，此乃意料中之事。

如果认为这些聪慧幼童，官费来美留学，仅从工程、数学、科学等领域中已得到满足，而对他身边周遭政治及社会的熏陶影响而无动于衷，这将是不可思议之事。

中国幼童出洋肄业的撤回，显示中国政府仍是墨守成规，抱残守缺。对那些许多赞扬中国已经同许多国家一样走上开放改革进步的不归之路，这项措施是个无情的反证。

中国不可能只想学习我们的科技及工业物质文明，而又不思带回“政治抗争的基因”（The Virus of Political Rebellion），如此，则中国总将会一无所得。^①

中国自有留学教育以来，有科技的进步，少政治的改革，来回仍在历史的道路上绕圈，117年前的《纽约时报》社论可算洞烛先机，也入木三分，证之今日值得深思。

当全体幼童奉命返华时，除因病客死异域，因故提前遣回，和少数抗命逃脱不归者外，全体94名幼童，于1881年（光绪七年），分三批于8月8日、8月23日及9月27日，由康州哈德福乘火车横贯美国大陆，搭船回华。

当时除詹天佑、欧阳赓两人刚自耶鲁大学毕业外，其他60多名仍在美国大专院校，其余仍在高中。该局之撤回，对中国幼童是沉重打击，如果再给予五年时

^① *New York Times*, July 23, 1881.

间，他们均将大学毕业，回华后正可大展所学。这是历史的转折点，而中国国运也是在急转直下，更加坎坷多难。

幼童回华后，饱受中国正统官僚系派的歧视及冷落，他们大多数留在政府服务，少数弃官就商，但由于他们的身体力行，与暮气沉沉的中国官僚迥然不同，他们的才学，终于使他们崭露头角。他们在苦难重重的中国，战死疆场，回应了祖国政府的呼唤，各人也做出各自应有的贡献。

五、留美幼童的成就

1868年，中美两国在双方签订《蒲安臣条约》时，美方对中国充满理想，坚信该条约会使中国走出“孤立”，而加入国际社会。但当条约实行以后，面对成千上万的华工涌入加州，美国民意开始反弹，尤其是美国劳工群众。

1879年3月1日，美国海斯（Hayes）总统首度否决了当时美国国会新通过的禁止华工移入及居留案。1880年中美新签《限止华工条约》，因而1882年，也是留美幼童返华的第二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严禁或停止华工入境20年。当时再遭美国总统亚瑟（Arthur）之否决。但终于导致1894年中美签订了《华工禁约》（The Chinese Exclusion Treaty），全面禁止华工10年入境美国。遂而中美关系遂入低谷。

在幼童回华服务五年后，也就在“中法战争”一年后，李鸿章上奏清廷说：“选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惟事属创办，风气初开，该学生等童年应募，远涉重洋，学成回华，分派各处当差，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故李要求清廷“准予照拟破格从优给奖，以昭激励”。

幼童回华的第三年，即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海战”在福建马尾爆发，留美幼童在清朝海军参战的有六人，其中四人均船沉殉国。

10年以后，又逢中日“甲午海战”，幼童服役“北洋舰队”参战者有11名。其中陈金揆，时任“致远”舰大副，拟撞日船“吉野”而船沉殉国。另外“济远”舰大副沈寿昌及“广丙”舰大副黄祖莲均阵亡殉职。

表 4 留美幼童参加中法海战名单^①

姓名	职 级	附 注
詹天佑	旗舰“扬武”号枪炮官	船沉落水生还（此处有关詹天佑之中英资料，与事实不符）。
邝咏钟	不详	阵亡殉职。
容尚谦	“扬武”号枪炮官	船沉落水生还。
杨兆南	“扬武”号枪炮官	阵亡殉职。
黄季良	“扬武”号枪炮官	阵亡殉职。
薛有福	“扬武”号枪炮官	阵亡殉职。
吴其藻	不详	生还。

表 5 留美幼童参加中日海战名单^②

姓名	职 级	附 注
吴应科	定远舰作战参谋	民国元年任海军右司令
宋文翱	不详	民国三年任镜清舰长。
王良登	鱼雷队长	后转入外交界工作。
蔡廷干	鱼雷队长	在威海卫被日军俘虏，后升任海军元帅。
徐振鹏	定远舰枪炮官	民国四年任练习舰队司令。
吴敬荣	广甲舰长	临阵逃脱受处分，光绪末年任宝璧管带。
曹嘉祥	镇远舰枪炮官	中日海战负伤，民国四年任海军次长。
陈金揆	致远舰大副	中日海战阵亡殉职，光绪十四年曾率舰平定台湾番乱。
沈寿昌	济远舰大副	中日海战阵亡殉职。
黄祖莲	广丙舰大副	海战阵亡殉职。
吴其藻	不详	参加中日海战。

① 见高宗鲁译注：《中国幼童留美史》，台北华欣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3 页。
 ② 见高宗鲁译注：《中国幼童留美史》，台北华欣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3 页。

他们返华的事业，根据 1942 年的资料，笔者简单统计如下：

表 6 留美幼童职业分配表

国务总理 1 人	海军将官 4 人
外交部长 1 人	海军舰队 4 人
侍郎 1 人	海军军医 3 人
公使 2 人	海军军官 8 人
外交官员 11 人	转入商界 8 人
大学校长 2 人	工矿产业 7 人
教师 1 人	兵器工厂 2 人
铁路局长 6 人	报业 1 人
铁路官员 14 人	海关 1 人
电报局长 4 人	政府公职 7 人
电报官员 6 人	律师 1 人
留美去世 4 人	在美工程师 1 人
不详 4 人	美驻华使馆 2 人
早年去世 13 人	(统计 120 名)

资料来源：(1) La Farn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2) 容尚谦：《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英文)，Tien Hsia Monthly, Oct, 1939, 第 225—256 页。
(3)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民国十六年刊。

(自费生七名未有记录)

由上表中，可以看出，幼童们是中国第一代的官费留美学生，其中有赫赫政界人士，也有为国捐躯的海军军官。有的功成名就，也有的在中国铁路及电报局默默无闻地奉献了一生。

在四批幼童中，其中有唐绍仪，民国元年（1912 年）任首任国务总理。促成“南北议和”。詹天佑在宣统元年（1909 年）领导建成中国第一条自筑的“京张铁路”，为中国人引以为荣之事。民国元年（1912 年）他首创“广东中华工程师会”，自任会长，为中国专业学会之先河。民国二年（1913 年）“中华工程师会”

成立，詹被推为首任会长，国人得入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及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ICEGB），均以詹天佑首开纪录。梁诚曾任驻美公使，交涉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唐国安曾任首任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之前身）校长。另一位幼童学生蔡绍基曾任北洋大学校长。

蔡廷干、徐振鹏、曹嘉祥、吴应科，在参加甲午海战后，民国初年均升任中国海军高级将领。周万鹏宣统三年（1911年）曾任全国电政总局局长。吴仰曾曾任开滦煤矿工程师。刘玉麟清末任使英钦差大臣，民国初年任驻英公使。

张康仁以12岁的首批幼童来美，先入耶鲁大学，奉召回华后，再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拟执律师，在纽约州受到排华人士之反对，控其非美国公民不得开业。经张康仁据理力争，纽约州议会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通过特别法案，特准张康仁参加律师公会执业，可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华人民权的先驱者。^①

总之，中国幼童在美求学正逢美国各方面突飞猛进的大时代，他们亲身体验在民主国家中的自由教育，可惜他们回华后，客观条件也不允许他们发挥其所学，个中原因，自非幼童本身的过失也。

他们童年应募，远涉重洋。但当他们正值年盛任事之时，“辛亥革命”成功。清末民初又人事变革，时代对他们很不公平，身为“大清官学生”的他们，对在转型期的中国也起了应有的进步性影响。

中国第一批幼童能来康州，这也是很幸运的事。1639年的《康州基本法》（Fundamental Order of Connecticut），更是美国立国之基石。在此《康州基本法》中申述：“政府的威权建于全民自由意愿的接受上”（The Foundation of Authority is in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美国宪法的基本精神由此而来，美国每四年可以和平移交政权也植根于此。

相信幼童在美国求学的岁月中，对民主自由的真谛有亲身体会。美国康州州旗上印的拉丁文格言是：“凡移植者仍然昌盛。”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他们由青年步入壮年，除一人外，无人参加革命工作，这或者与他们是政府官费学生有关。1878年詹天佑在康州中学毕业时，其班上的座右铭由拉丁文中译后是“在实践中求希望”，詹天佑和他同一时代的留美幼童们，均以工作实现了这一目标。

^① 高宗鲁译注：《中国幼童留美史》，台北华欣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页。